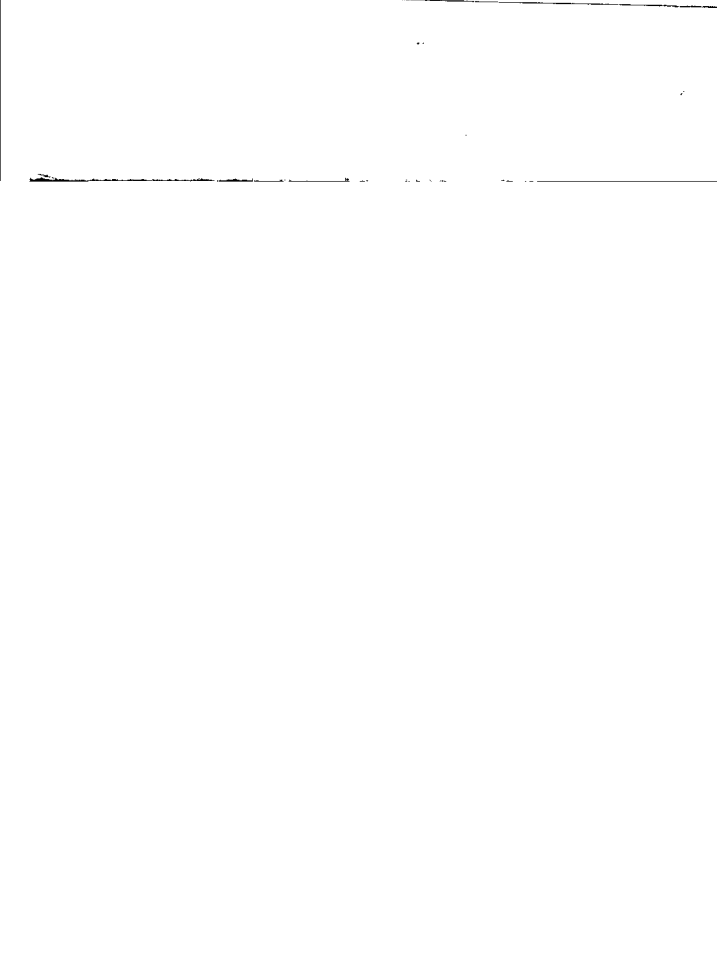


山东考古录

光緒八年七月

山東考古錄

山東書局重刊



山東通志卷之五
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鞏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鞏在華不注之西而
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清有剡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鞏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鞏去
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
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
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
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 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
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

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主曰青帝勾芒氏
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無黃帝不知何
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
崇正祠提學陸鉉記祀逢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
人黃福等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
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

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
爲立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
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
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璫叛據濟南樞從父
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互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
陣董搏霄傳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
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鬪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

山房考正金
三
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
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迄今
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尙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
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
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駐兵于長清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
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
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
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存

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兗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
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鐵

漢時濟南爲產鐵之地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
稜傳肅宗賜陳寵寶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書作鍛成
是不惟產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袞袞皆鐵
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洪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

爲榷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衛竹也史記
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秦竹也樂毅報燕惠王
書薊邱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
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
弑懿公納諸竹中而晉師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
矣今語北人種竹輒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氏鄭兗州又云泰
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時爲魯境上濟
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境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

書天文志岱嶽眾山之陰爲女虛危岱嶽眾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青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兗州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兗州爲古之兗州遂以應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記洪氏議其不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

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

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闕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漢書上親禪高里師

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尙不免況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說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

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曰當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滌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泮曰漆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漆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云柏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

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
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文事人以天帝
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
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
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
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
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
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學今將歸
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故

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
岱岳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
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
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
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
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出亦必有女也

考人祖

泰山上有人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巔有人祖廟不齋
戒而往卽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卽秦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
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改爲三皇廟按

山東志卷之七
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尙
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敕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士人稱
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蓋合而東之俗呼爲
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
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
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
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
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二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

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唐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雙東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其敕一首詩一首文辭斐然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氐地作坐人作至聖作鑿年作率月作⑤亦作匝日作⑥授作檣初作璽唯履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鑿歷碑

有云設金籙寶齊河圖大醮黍②黍古七字太玄經擬之二
黍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
筆

敕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憑太清觀道士楊大希於
名山斫燒供養惟靈蘊秘凝真含幽綜妙類高旻之亭育同
厚載之陶鈞蓄洩烟雲蔽虧日月五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
萬尋青溪千刃當作蛻裳戾止恆爲碧落之廷鶴駕來遊卽
是玉京之域百祥覃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
前王由其誠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

方之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冀明靈降茲休祉所願從
今以後浹寓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朝官寮
萬姓同符擊壤之歡魚鳥遂性于飛沈夷狄歸心于邊徼實
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鍊師遣此不悉

詩

早春陪敕使麻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口口我皇盛文
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忽下玄洲使來遊
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口時年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
口風半山水口氣惚雲烟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橫翠
微外室在綠潭邊緹幕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

色換山泉伊水來何日嵩巖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

仙葉令乘鳧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按久視二

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卽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觀修醮神都卽東都故有伊水嵩巖之句字半剝缺其不可知者之闕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尙書省牒進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右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宮觀并無名額卻有建封院一所遍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攢邱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指揮

右小字

牒奉敕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敕故牒

右大字
草書

起復太中

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略小真書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内都道正兼催措置

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寂立石

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

略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尙書禮部之印卽今篆文不用女直

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

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蓋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

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
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
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
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
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
閒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
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奉定年鼠
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未峰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尙未刊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款青帝宮次詢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下云書吏李恭從行蓋此字卽恭之筆

充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

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大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大字

山東志卷之五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大字

皇甫僊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午孟春

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質費賁侍行自恭觀元
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蒲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憇而邁政和

丁酉夏前二日 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才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鄆城李儂弟俊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篆書大字無年號按宋朝紀年無有至十三年者若曰

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賈宣萬歷七年知州袁稔謁白龍池二刻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
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
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
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

本山下山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
魏書崔光傳弟敬友嘗置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
供行者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
云古宿巖山恐卽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
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
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肅然在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
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八月己卯罷琅
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

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效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
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
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
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尙存
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
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
是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子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
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
類以居爲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
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宥于吳境田焉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

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清毋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卒徒孟子亦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鄆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閒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魯無兩武城故知其卽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於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山郡無

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曹縣之冉堍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城也

考辭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

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攻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邳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

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笱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疆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別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于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下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往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

山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菑夕發淇邱夜加卽墨
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亦可以見當時形
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
今緄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
一地秦滅之而後屬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孫
後爲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若季氏不得稱公

又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邳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邾

考洸河

商輅埭城閒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兗北築埭城壩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邳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豎亥是兩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

山東通志卷之三
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
經傳矣

考管縣

漢書濟南郡有管縣註應邵曰音姦後漢書管有賴亭唐書武
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管城臨邑
隸之八年省管城入平陵齊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管城三十里
自城以東水瀰漫數十里間南則迫山實爲險固逮金亂土人
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塞山東通志亦作管城而唐書誤刻管字
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
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

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管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卽古之管城山東通志謂管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眾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俱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

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
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
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
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元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
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
今齊州平陵縣北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
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
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此不

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立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

山東通志卷之三
三
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
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
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爲臺侯而復云又
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
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卽臺城耳云在
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

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尙
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
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
于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
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閒事以爲非是予至其邑有諸
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
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
爲碑文以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

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其
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藩于
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菑川郡
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
申因歎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
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
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
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
風樹之忽警訴昊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

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邱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眾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

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理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

城在徐州滕縣界地里志僻縣屬魯國按僻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僻人公孫宏是宏審爲僻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僻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書志云僻本國註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

但非僻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僻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十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它國之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

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
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
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
三十里接新泰界二說皆未知其何所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
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
于贛榆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
同者如此之類卻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畫邑

史記田單傳畫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戟
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因畫水爲名

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晝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自齊反鄉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

孟子所宿之晝卽晝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

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于細人之見也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

山東志古金
三
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舖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尙呼之爲姜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此以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巖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

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于羸隋開皇十六年分羸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密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卽密之安邱隋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志多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淮河字音

山頭金
三
淮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維或作淮故俗亦名
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榲水從榲根出故俗呼爲淮
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文維字或作維或作淮總
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佳之佳古文作雀卽維字而省
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古文
作陸於隸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
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杞亦以字形之
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詳言
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佃出涂中並是滁字古滁省作涂

與濰作淮正同韻書並不載此二字

考募盪舟

論語募盪舟何晏解募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畢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最明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帝遣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

城拔之註云洋水卽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櫛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萊之棠有楚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輿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

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
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
尙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尙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
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飢陳臻曰
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
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爲鼇
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
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並作

山真考
三
牢乃傳寫之誤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
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
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徧環以大
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至之界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
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
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允論衡實知篇引此
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

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